

• 元代別集叢刊 •

貝瓊集

(元) 貝瓊／著 李鳴／校點

國家十一·五重點規劃項目
國家古籍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吉林出版集團
吉林文史出版社

• 元代別集叢刊 •

貝瓊集

(元) 貝瓊 / 著 李鳴 / 校點

● 吉林出版集團—吉林文史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貝瓊集/(元)貝瓊著;李鳴校點. —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 - 7 - 5472 - 0429 - 0

(元代別集叢刊/李軍主編)

I. ①貝... II. ①貝... ②李... III. ①古典文学 - 作品綜合集 - 中國 - 元代
IV. ①I214.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00864 號

	Beiqiong Ji
書 名	貝 瓊 集
著 者	(元)貝瓊
叢書主編	李 軍
校 點	李 鳴
出 版 人	徐 潛
責任編輯	徐 潛 張雪霜
責任校對	李潔華
封面設計	柳甬澤
出版發行	吉林出版集團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長春市人民大街 4646 號 郵編:130021
电 话	總編办:0431 - 86037598 發行科:0431 - 86037501
网 址	www. jlws. com. cn
印 刷	長春市東新印刷廠
開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開本
印 張	26
字 數	350 千字
印 數	1 - 1 000 冊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80.00 元
書 號	ISBN 978 - 7 - 5472 - 0429 - 0

本書為國家『十五』出版重點規劃項目，受到國家古籍出版基金資助

本叢書為北京師範大學「九八五」重點科研項目《元代古籍集成》的子課題

項目主持人：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韓格平教授

《元代別集叢刊》編委會名單

（按姓氏筆劃）

叢書顧問：李修生 楊 鐮

叢書主編：李 軍

叢書編委：李 軍 李 鳴

邱居里 周少川

張文澍 鄧瑞全

韓格平 魏崇武

羅 超

《元代別集叢刊》序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陳垣先生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發表，文章不僅對這一元史上極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課題作了充分研究，而且對元代文化進行了全面論述，他說：「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一〕}但是長期以來，對元代文化、文學的評價，由於種種原因，却仍有歧義。元史研究一直是很有成績的，關於元代各民族文化交流與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的研究也有不少進展，但一些成果似也沒有及時為文學學科吸納。文學方面，元曲是顯學，其他文學形式的研究則相對薄弱。

元代詩文研究，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逐漸受到一些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一九八七年下半年，經所內同仁的討論，初步確定以元代文獻整理和元代文史研究作為研究重點。一九八八年十月，向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提出編纂《全元文》的立項申請，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專家評審組，經研究建議先進行元人文集的普查工作，批准了《國內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錄》的立項。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我們對於元人文集的普查工作告一段落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正式批准《全元文》立項。在申請和討論立項的過程中，我所同仁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評審組的專家，有一個共同的擔心，人們有一個共同的估計，《全元文》的分量與其他同類總集比較不是最大，但是難度是最大的。當時白壽彝先生就說：「元史素稱專門之學，對語言、地理、疆域、民族及其他有關的文獻知識所需甚廣，而我們在人員、資料方面又比較缺乏，困難是不容低估的。」當時元人別集的整理本只有幾部。我們所同仁是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開始編纂工作的，幸虧這項工作得到了元代歷史、文學學界的師友給予多方面的支持，幸虧我們的同仁在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工作（包括前後期工作共經歷了十八年），《全元文》才得以完成。還應該說明，這可能是本世紀初最後一項用剪刀加漿糊舊式工作方式完成的一部總集整理項目。

《全元文》出版後，我們進行了總結，檢查了誤收、重收、漏收的情況和收錄文集的情況，並且向同行師友收集了意見，初步議定下一步整理與研究的設想，一方面，準備編寫《全元文補正》，編輯成書，或出版《全元文》修訂本。當然，這需要一定的時日；一方面，準備整理元人別集，出版一套五十家或一百家的《元人別集叢書》，這同樣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元人別集與明清兩代比較是少得多，明人別集有近萬種，清人別集在五萬種以上，但也有可觀的數字。根據蕭啓慶先生估算，



元代儒戶可能有十萬餘戶^{〔三〕}。編輯在其他戶類的以及道釋也多有文化水平。可以說有條件編輯自己詩文成集的人，不在少數。元吳澄在《張仲默詩序》中說：「近世之為詩者不知其幾千百人也」^{〔三二〕}，也可以證明。編纂《全元文》過程中，我個人經眼的元人別集序、引、題、跋，約有一千二百篇左右，別集應在千種以上。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收錄六百七十餘種。《全元文》收錄文作者三千一百餘人，文章三萬三千餘篇，文集詩文集二百種以上。《全元文》出版後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楊鑑先生主編的《全元詩》也已完成。楊鑑先生主編的《全元詩》於二〇〇二年正式立項，實際工作已經二十多年了。《全元詩》共收錄詩作者五千二百餘人，詩作近十四萬首，其中收錄詩集在三百種以上。

說到元人別集的問題，這裏不能不回到一個老問題上，元代的起訖點和什麼人可以列為元人？宋濂修《元史》，起訖為元太祖元年至朱元璋建立明朝，即：一二〇六——一三六八年。韓儒林先生主編《元朝史》亦同。我們編纂《全元文》時，就《全元文》的收錄原則請教啓功先生。啓先生說：「從道理上講，凡生活於元代，在元代寫有文章的，都可以收錄。宋金兩朝的人，凡是入元，死於元朝的人，都可列為元人，如牟巘，前人習慣列為宋人，實為元人，有趙子昂的墓誌為證。」由元人明，在元朝寫有文章的，也可以收錄。我們當時為了與《全宋詩》、《全宋文》、《全金文獻》、《全明文》等總集的編纂工作協調，對於收錄的範圍自我設定了一個時限。現在看來，不一定合適。由於傳統的看法存在某些偏見，一些由宋金入元，由元入明的人，多不列為元人，對於這類情況，還需要研究。由於看法不同，數字就會有較明顯的不同。但無論怎樣計算，元人別集的數量應在三百種以上是毫無問題的。

斷代詩文總集的編纂完成，對於那一朝代文史研究的作用是大家公認的。但斷代詩文總集的編纂不能替代別集的整理，而況《全元文》、《全元詩》編纂時，別集的整理也剛剛起步，目前已整理的別集還是少數。不少出版界的朋友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有一些出版社已開始策劃這方面的項目，有的別集已有整理本出版，我們《全元文》編纂的參加者，也已參與了這方面工作，參與整理之後，更感覺到別集整理的迫切性。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吉林文史出版社與我們一起提出了編纂這套《元代別集叢刊》，並希望有一定規模。

從三百種以上的別集中，選出五十種有一定代表性的別集，經過整理編成一套叢書，是編纂這套書的初步的目標。只要求一定的代表性，不要求重要別集盡數收羅在內，因為有的集子不一定在這段時日內能够整理出來，有的集子國內同仁已經出版整理本，我們《全元文》的參加者和合作的朋友僅就我們的能力所及完成這方面的部分工作。根據古籍整理工作的要求，我們要求收入叢書的每部別集均應選擇收錄較全、錯訛較少的版本作底本，做好輯佚、校點工作；每部書都有前言和附錄。前言介紹作者生平、思想、詩文成就，以及版本流傳情況；附錄收錄作者傳記、唱和作品、詩文評以及別集收藏情況等相關文獻。

古籍整理是一項相當艱苦的工作，高等院校教師一般都承擔着比較繁重的教學與科研任務，在目前的考評體系中，古籍整理

成果所占分值不高，因此，參加這項工作的老師們還是需要一點精神的。當然，這並不是降低對於我們的要求，叢書第一批書即將出版，我們期望國內同好的批評，更期望更廣泛的合作。元人別集的整理工作剛剛開始，我們相信這方面工作將逐步得到開展，以適應元代文化研究和當代文化建設的需要。

· 李修生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立冬日寫於懋堂

注釋

〔一〕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八《總論元文化》，一九二七年《燕京學報》；一九三四年勵耘書屋原刻本；《勵耘書屋叢刻》上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重印。

〔二〕蕭啓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臺灣新文豐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三〕《全元文》十四冊二六五頁，鳳凰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元代別集叢刊》編纂規劃及凡例

編纂規劃：

收錄範圍：本叢書收錄元代有代表性的、有影響的作家詩文集五十種。

收錄原則：以作者為單位，各自成冊，傳世兩種別集以上的作家詩文，均按一種成冊，歸於該作者名下；所收限於詩文作品，單行的詞集、曲集不收，但原集中已有的則收錄；筆記及經書註釋，原集中已有的也不收錄。

編輯原則：甲：尊重底本，基本依底本順序編排；乙：校點者根據文體自己編排；主要按甲類編排，個別特殊者可按乙類編排。

整理方式：本叢書的整理方式為校勘、標點、輯佚。

書名確定：統一以元人名加「集」字組成，如《張養浩集》。

凡例：

一、叢書每種別集採用錯訛最少、收錄較全的善本，足本為底本，以不同源流的他本為校本，以源流相同但經過前人校勘或修訂的版本為參校本。底本卷首原卷數保留，正文不分段。

二、一作者有兩種以上文集傳世者，按下列原則處理：

(一)兩文集所收詩文大部分為不相同者按兩集收入，前集收全，後集重復者存目；三集、四集依此類推；

(二)兩文集所收詩文大部分為相同者選較全者一集收入，此集無，他集有者附收於此集後；三集、四集依此類推。

三、底本確實有誤可據他本校改者，改正並出校記；底本、校本皆可通者出異文校記；底本不誤，他本誤者不出校記；無版本依據但確有疑義的可出待考校記。

四、原書之古今字、通假字，一般不作改動；異體字、俗體字、簡化字改為規範的繁體字；筆畫小誤、顯係誤刻或古人原不區分如「己、已、巳」者可徑改；凡原作者所用避諱字，一律仍舊，惟缺筆者補足；後人避本朝諱所改者，盡可能改回，並加說明。



五、遵照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國家技術監督局發佈的國家標準《標點符號用法》進行標點，其中書名用書名號「〈〉」，人名、地名、書名不用波浪綫或下橫綫；文中對話可明確括引的用冒號、引號，不明確的不用引號；引錄前人文章可明確括引的用引號，不明確或僅撮述大意的不用引號。

六、原集底本無、他本有之詩文，作為「補遺」置於底本正文後。

七、叢書要求對所收作者的集外詩文作輯佚，輯佚範圍包括總集、類書、碑誌和相關方志，佚詩佚文置於正文之後，以與全集相吻合的順序編排，且均需標註出處。

八、原集所有附錄保留，並適當增補，統一編排；附錄內容為：作者傳記材料、來往唱和詩文、相關詩文評論、有關序跋及書目題跋等。

九、每部書包含下列內容：

- (一) 總序
- (二) 凡例
- (三) 前言
- (四) 目錄
- (五) 正文
- (六) 輯佚
- (七) 附錄

前言

貝瓊，字廷琚，一名闕，字廷臣。嘉興崇德（今浙江桐鄉縣）人，元末明初著名儒士，著有《清江集》四十卷（包括《文集》三十卷、《詩集》十卷）。

《明史》卷一三七有貝瓊簡略的傳記：

貝瓊，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篤志好學，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屢辟不就。洪武初，聘修《元史》。既成，受賜歸。六年，以儒士舉除國子助教。瓊嘗慨古樂不作，為《大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為司業也，建議立四學，並祀舜、禹、湯、文為先聖。太祖既拙其說，瓊復為《釋奠解》駁之，識者多是瓊議。與（張）美和、（孫）鉉齊名，時稱「成均三助」。九年，改官中都國子監，教勸臣子弟。瓊學行素優，將校武臣皆知禮重。十一年，致仕，卒。《明史》所據史料大抵為錢謙益《列朝詩集》甲集第十五貝瓊小傳及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二《貝瓊傳》。茲綜合上述史籍，結合貝瓊《清江集》，對貝瓊生平略作考證，以補記載之闕。

貝瓊的出生年月各類史籍都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根據他的作品，還是可以作出明確的推斷的。貝瓊《甲辰元旦》詩云「五十今朝過，談經滯海濱」^{〔一〕}，甲辰是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前推五十年，按照古人以虛歲紀年的習慣，可知貝瓊出生于元仁宗延祐二年（一三一五），而據其《二月初度》詩^{〔二〕}，可確定貝瓊的出生日期為是年二月十三日。其《己酉歲初度日書懷》有「徒慚五十過」之句^{〔三〕}，己酉為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貝瓊五十五歲，符合詩句所言。史料記載貝瓊「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隱於弁山，累徵不就^{〔四〕}。在貝瓊的生年得到確定的前提下，這條記載就顯得非常可疑。據前述貝瓊的生年推算，則貝瓊四十八歲是至正二十二年（一三六二），而張士誠在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已經「據吳」稱王，至正二十二年的江南戰亂方殷，元朝滅亡的態勢已經確定，貝瓊既已隱居弁山，再於此時「領鄉薦」於理不合。據史料的敘事順序，似乎貝瓊曾在張士誠據吳以前、元代政權穩固之時鄉試中式，那麼其中舉的年齡與出生時間二者中必有一誤，雖然文獻不足，無法考定，但前述貝瓊生年的推斷有作者詩歌作品為內證，且作者詩文中也從未提及中舉之事，則四十八歲中舉之說屬於記載錯誤的可能性極大。



戰亂之中，貝瓊隱居爰山（在今浙江海寧），教授生徒以避禍，前引「談經滯海濱」之句所言即此時生活狀態。到明洪武三年（一二七〇），朝廷徵召他參與編修《元史》，八月《元史》竣事，賜金放還。六年，以儒士舉，除國子助教。從此開始正式步入仕途，這一年，他已經五十九歲了。貝瓊的出仕經歷很簡單，據《明史》本傳，任國子助教三年後，洪武九年，改官中都國子監（中都即鳳陽），教勳臣子弟。十一年，致仕，卒。《列朝詩集》記載貝瓊「八年，遷中都國子學助教，教功臣子弟。十年，致仕。明年，卒於家。」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二《貝瓊傳》云：「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三者在改官中都和致仕的時間以及貝瓊的卒年上略有參差。考貝瓊《風木亭記》云：「洪武八年春，余分教中都。」^{〔五〕}《扣角集序》云：「八年春，予分教中都生。」^{〔六〕}其《詩集》卷四有《洪武八年三月奉旨分教中都生……》詩，故可以明確斷定貝瓊改官中都的時間是洪武八年三月。貝瓊《贈龜師朱子中序》云：「既而為國子助教一年，分教中都生三年，……洪武十一年春，果以病免。」^{〔七〕}則貝瓊致仕的時間也可以明確為洪武十一年春。上述史料的記載皆有舛誤。貝瓊的卒年《列朝詩集》記為洪武十一年，朱彝尊《貝瓊傳》記為洪武十二年，《明史》則隱約其辭，貝瓊的文集中有洪武十一年的作品，而作於洪武十二年者未見。總之，貝瓊的卒年在洪武十一年還是十二年無法確切考定，其享年六十四或六十五歲。

貝瓊的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元代度過的，他在元末已經是享有盛名的文士（否則就不會有明初被徵修《元史》的禮遇了），但在元代他一直沒有踏入仕途，在張士誠得勢時，他也沒有接受張士誠的籠絡，他是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出仕明朝的，是否出於自願，無法考知。他對出處的選擇被後人賦予了一些「微言大義」，如「先生起元季，以才略慷慨為遠近所宗，假令抱策以就試有司，即非特取青紫，異日行當有所興發建豎，與許文正之業相後先。然而先生恥事夷之陋，夷然弗屑也。及聖明御宇，起而用之，隨試有效。……于時亢鑒騰聲，益茂昔聞。天下士咸想望先生風采，以為先生行將向用，肩鴻巨，立勳名於世。然而先生抗浮雲之志，浩然弗留也。噫！茲足以觀先生矣。」^{〔八〕}他的人格也受到了高度的讚揚：「則先生之事君也，擇師也，論交也，教子也，天秩人倫，舉可謂章章垂世也。」^{〔九〕}這也許是一種過度的解讀，但從中可以看出後人對貝瓊的價值取向的認同。

讀書著文是貝瓊一生的主要內容，而出仕只是其晚年的一段「異數」。貝瓊的詩文所涉及的社會內容是相當廣泛的，從多方面展現了元末明初的社會情狀。其中最有價值的是他對元朝滅亡原因的反思以及對中國歷史的思考。生當易代之際，親歷了戰爭的殘酷，使他對歷史的思考變得更為深入，他是這樣總結元朝的敗亡的：「瓊因論元之季，華靡無節，而在位貪墨，民窮怨積，胥起為讎，訖亡天下。當是時，人主非不圖治，中外之臣苟有一節之清者，旌而厲之，使皆有所勸。而守令得以貨之，邊將得以貨之，六察得以貨之，宰相任天下之重者得以貨之。苞苴盛行，曲直弗當，法從而敗，理從而墮矣。彼且為虎狼，為淘河，累貲巨萬，猶不厭其求，孰計國家之安危也哉？」^{〔十〕}他認為是官員的腐敗導致了貌似無比強大的元政權迅速地崩潰。他看到了官僚的貪瀆沒有止

境，直至覆家滅族亡國而後已：「且彼大宮室，盛輿馬，婦女不蠶而錦繡，子弟不田而粱肉，非民之鉤餌、國之斧斤乎？民日削，國日壞，彼猶未已也。小覆家，大赤族，來者猶弗懲，復襲為之。嗚呼！國卒不免於樵，民卒不免於漁。」^{〔十二〕}雖然他沒有追問腐敗所產生的制度性原因，但對這一現象的揭示今日讀來仍然具有啟示意義。元明的易代，政權的「革命」，促使他對中國歷史上的興亡更迭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周之有秦，漢之有魏，晉之有宋，周之有隋，唐之有梁，何前後之相襲同一轍也。」^{〔十三〕}這種認識，與後人所揭櫫的中國朝代興亡的週期律已經頗為接近。認識到這一點在古代是極為難得的，時至今日，仍然閃耀著其思想的光芒。

貝瓊曾師從楊維禎學習詩歌創作，他的七言古詩《桃核杯歌》、《小蓬壺歌》等是與楊維禎的唱和之作，其剛健昇兀的風格也與楊維禎接近；他的詩集中沒有楊維禎那樣的擬古樂府類的作品，但如《精衛憤》等一些篇章在形式和內容上都與楊維禎的樂府詩血脈相通；他也參加了元末文士《香奩八詠》這類集詠詩的創作，作有《擬香奩八詠》詩，這種題材和體裁都是楊維禎所擅長的。很明顯，貝瓊的創作受到了這位充滿人格魅力的文壇領袖的深深的影響。楊維禎對這位門生也很欣賞，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貝瓊與楊維禎亂後相聚，受囑為楊維禎的文集《鐵崖先生大全集》作序。在楊維禎去世後，貝瓊寫了《鐵崖先生傳》，對楊維禎的人格、史識及文學造詣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但貝瓊對詩歌創作有自己獨到的領悟，並沒有完全被楊維禎所籠罩，如他提出「立言不在於斬絕刻峭，而平衍為可觀；不在於荒唐險怪，而豐腴為可樂」^{〔十四〕}，其中蘊含著糾鐵崖體詩風之偏的含義。一種風格如果成為流行和時尚，不可避免地會衍化出弊端，沒有楊維禎的才力和學問而只學習他的險怪刻峭，這是元末楊維禎的追隨者的癥結所在，由此觀之，貝瓊的觀點是超出流俗的。貝瓊的詩作也基本上是「平衍」、「豐腴」詩學觀的實踐。關於貝瓊詩歌的藝術成就，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有評論云：「其詩爽豁類汪朝宗（汪廣洋），整麗似劉伯溫（劉基），圓秀勝林子羽（林鴻），清空近袁景文（袁凱），風華亞高季迪（高啟），朗淨過張來儀（張羽），繁縟愈孫仲衍（孫賁）」，足以領袖一時。此非鄉曲之私，天下之公言也。」雖然譽之有過當之嫌，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貝瓊詩歌的成就。《四庫提要》認為「其詩溫厚之中自然高秀，雖不能兼有諸人之勝，而馳驟于諸人之間，實固無所多讓」。將他與明初諸大家相提並論，評價是很高的。從這些評論中可以看出，貝瓊詩歌的創作成就就是相當高的，足以在文學史上佔據重要的地位。

貝瓊的文集是由其子貝翱在洪武年間編纂而成的（見洪武本徐一夔序），分為《清江貝先生文集》三十卷和《清江貝先生詩集》十卷（卷末附詩餘）。詩集是按照詩體編排的，文集按照年代編排，根據貝瓊隱居和出仕的地點命名，分別為《海昌集》一卷，《雲間集》七卷，《兩峰集》三卷，《金陵集》十卷，《中都稿》九卷，另有《歸田稿》數篇附於《中都稿》末。所收作品，詩歌作於元代者尚多，而散文則大多作於明代，作於元代者僅《海昌集》及《雲間集》的一部分。以貝瓊的文名，其盛年作品如此之少顯然是不合情理的。很明顯，是貝瓊的兒子在編纂父親文集時刪略了大量作於前朝的文字，這在明初文字獄屢興的嚴酷統治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



的。此本編成後流傳不廣，至萬曆初，桐鄉縣訓導李詩由於在貝瓊家鄉做官的原因，有志于搜求貝瓊的著作，但未能見到洪武本，最後只編成了一個四卷本，名《清江貝先生集》三卷《續集》一卷，付梓刊刻。此本卷首有蔡時鼎序云：「貝先生以舊有《清江集》行於世，未及重刻。然其集多散逸無存，即士大夫好書籍之家，猶稀有之，幾乎遠而不傳矣。邑博李君雅以文才自負，亦重有慕于先生作，懼其集久而廢也，乃極意旁羅博購，一日而抄集其錄，編次以詣余，曰欲付之刻。」對洪武本不得而見的狀況及李詩刻本的緣起有明確的敘述。經校勘，此本所收作品文字與洪武本大體相同，當是據洪武本的殘帙而刊刻的。清初，金檀之父喜愛貝瓊的作品，令金檀搜求刊刻，金檀盡力覓得明代抄本而校刻之，名為《清江貝先生全集》，是為金檀本；所收詩文與洪武本相同，但根據文體對編排順序作了一些調整。《四庫全書》所收即為金檀本，但收錄時進行了一些刪改，如刪去了《鐵崖先生傳》，因為文中所錄楊維禎《正統論》有違礙之處。另外，國家圖書館還有清抄本《清江貝先生文集》三十卷和《清江貝先生詩集》十卷，經校勘，其編排、卷數與文字都與洪武本相同，當是洪武本的傳抄本。綜上所述，貝瓊集的版本系統大抵以明洪武本、清抄本及李詩本為一個系統，而金檀本、四庫本為一個系統。

本次校點，以四部叢刊影印之明洪武抄本《清江貝先生集》為底本，以明萬曆三年李詩刻本（簡稱李詩本）、清抄本、清康熙五十八年金檀刻本（簡稱「金檀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江集》（簡稱「四庫本」）為校本。在校點過程中，我的碩士研究生李鳳和王娟兩位同學幫我作了很多文獻資料的準備工作，在此向她們表示我真誠的感謝。本人才學謬陋，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請方家不吝賜教！

李 鳴

二〇一〇年歲末

注釋

〔一〕貝瓊《清江詩集》卷七，四部叢刊影印明洪武抄本。

〔二〕同上

〔三〕貝瓊《清江詩集》卷二。

- 〔四〕錢謙益《列朝詩集》甲集第十五。《明史》本傳與朱彝尊《貝瓊傳》大抵相同。
- 〔五〕貝瓊《清江文集》卷二十五，四部叢刊影印明洪武抄本。
- 〔六〕貝瓊《清江文集》卷二十八。
- 〔七〕貝瓊《清江文集》卷三十。
- 〔八〕明萬曆初李詩刻本《清江貝先生集》卷首蔡序。
- 〔九〕明萬曆初李詩刻本《清江貝先生集》卷首周序。
- 〔十〕貝瓊《清江文集》卷二十四《清堂記》。
- 〔十一〕貝瓊《清江文集》卷二《設漁樵對》。
- 〔十二〕貝瓊《清江文集》卷二十三《與楊乘哲書》。
- 〔十三〕貝瓊《清江文集》卷二十六《志古齋記》。



目錄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一

海國集

土偶對

遊山記

吳越兩山亭記

方寸地記

貞素堂記

遊山記

迂隱菴記

味菜窩記

乾坤清氣序

送兩浙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

雲間集

設漁樵對

霜林說

壺瓢說

一〇九九九七六六六四四三二一



謙恒二子說	一〇
鐵崖先生傳	一
古泉先生傳	一五
愚癡道人傳	一六
樗隱先生傳	一六
林泉民傳	一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

雲間集

馬孝子傳	一八
澹泊齋銘	一九
君子堂銘	一九
用拙齋銘	一九
跋蟬雀圖後	二〇
跋胡季誠沂州事後	二〇
書擊壤生詩卷後	二〇
跋胡季誠南征詩後	二一
書質谷小像後	二一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四

雲間集

復姓解	二三
性論	二四